



科幻世界

阿越

◎ 著

新



字



下

十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主编／姚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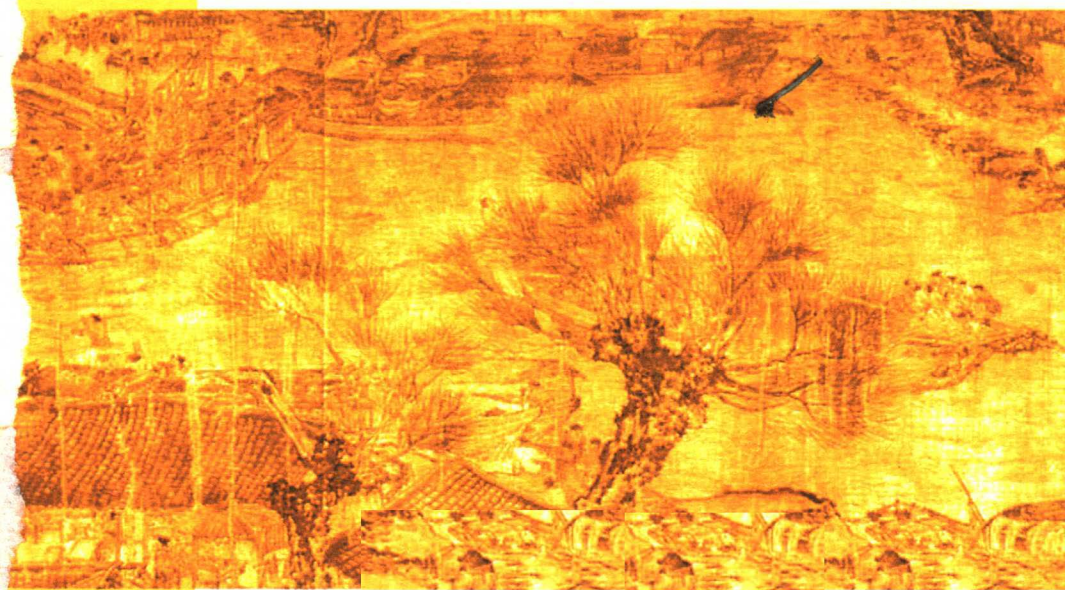
新

宋



十字

下



因为不可知的原因，历史系大学生石越意外回到了一千年前——北宋的熙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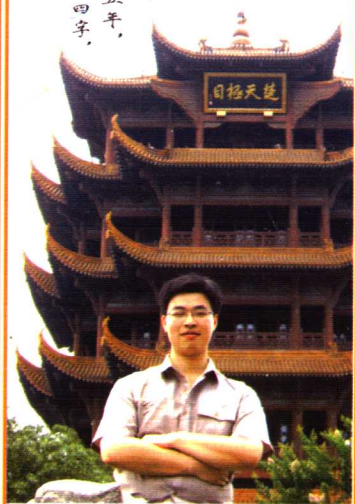
这是中华文明的盛世，但帝国郡县府繁荣背后却潜伏着重重危机。百年宋政治与军事的积弊，异族铁骑侵略的威胁……政治家王安石正在主导着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变法，新、旧党争日趋激烈，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正为捍卫各自的理想而斗争，但这样的局面却因为石越的到来而发生微妙的改变。

千年时光累积的智慧经验最终与千年前的古老文明发生碰撞。石越决定让历史另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建大学、办报纸、炼钢铁、造火器……石越在这个时代播下了文化启蒙与工业革命的种子。

历史步入了十字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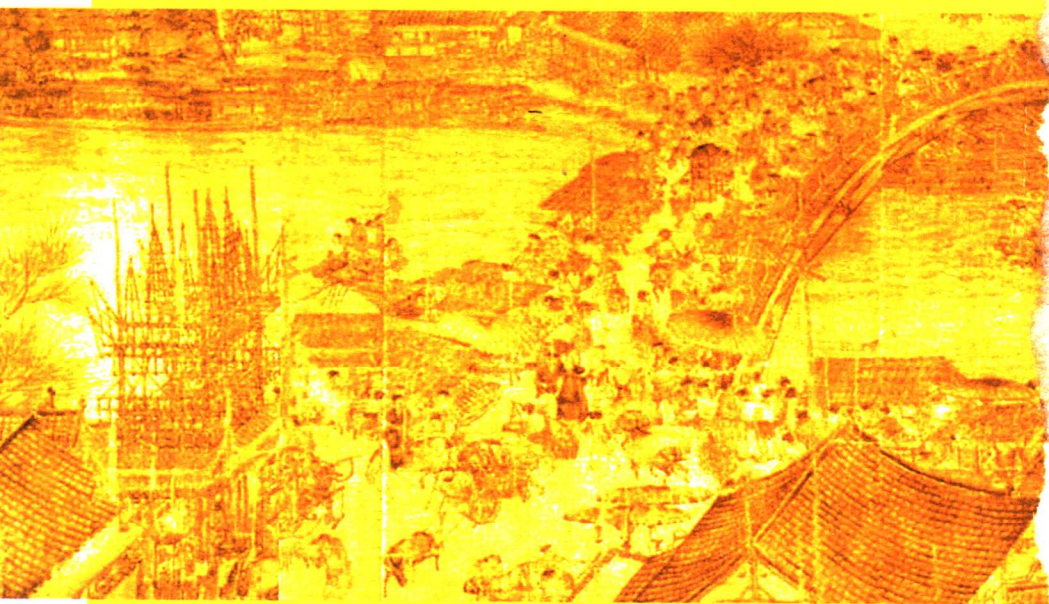


阿越，所谓八十年代人。自幼及长，可称「优生」；生平所好，无非历史、科幻、奇幻以及诗词兵法类，皆非经世之长，不过屠龙之技。然则走火入魔，已非一日，终于弄三科本行，改学历史。生于世间二十五年，一无所悟，惟得「我行我素」四字，或可供诸君解颐。



阿
越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总 序

写在『基石』之前

◎姚海军

一

导 读

架空历史与现实世界

◎韩 松

三

楔 子

一

第一章 声名鹊起

四

第二章 终南捷径

五一

第三章 集英殿风波

九八

第四章 学术与政治

一四三

第五章 白水潭之狱

一九〇

第六章 拗相公

二三七

第七章 离间计

二八一





第八章

汴京新闻

三二七

第九章

吕氏复出

三七七

第十章

天下才俊

四二一

第十一章

再度交锋

四六二

第十二章

婚姻大事

五一一

第十三章

匪斧不克

五五五

第十四章

汴京·杭州

六〇六

第十五章

十字

六七六

创作手记

◎阿越

一

评论

真实的历史与创作的虚构

◎包正豪

六



第九章 吕氏复出

事情总有其两面性。

——石越

熙宁五年闰七月。数十个人押着浩浩荡荡十数辆马车，行走在通往汴京南薰门的官道上，让人觉得不同寻常的是，这么多人行进，除了车马之声外，却听不到半丝喧嚣之声。一个身着白色长袍、头戴乌纱幘头、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骑着一匹大白马走在车队的最前面。他瘦削白皙的脸庞上，一双细细的眼睛炯炯有神，留着美髯的嘴角略带微笑，顾盼之间，神采流转，实是个俊逸的美男子。同样骑着一匹白马，紧跟着这人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路人们从这一行人的规模与气势来看，就知道肯定是官宦人家举家进京。

中年人打量着南薰门外官道两边，只见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书店……商店门楼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各色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和汴京内城的繁华比起来，亦是毫不逊色。他脸上不自觉地露出惊讶的神色，勒马叹道：“履善，我等不过离开京师三年，这里的变化竟然翻天覆地，真让人吃惊。”

他叫的那个人，正是熙宁三年与唐棣、柴氏兄弟等人同榜进士，外放晋江判官的陈元凤，这次推行新法有功，治所内赋税与户口都

有增加，回京叙职，眼见就有提升。而和他说话的中年人，就是居丧三年期满的吕惠卿，外号“护法善神”，深受王安石器重，被皇帝称为“今之贤人”。吕惠卿是晋江人，居丧期间和陈元凤相交甚欢，这次正好顺路，就相伴返京。二人离开京师，都差不多有三年了。

陈元凤也勒住马头，感叹道：“恩师说得不错，京师的确是日新月异。”因为吕惠卿是他中进士那一年的考官，私下里他便称吕惠卿为恩师。

二人却不知道，这南城的南薰门外到西城的万胜门外，之所以一片繁华景象，短短两年多时间就变得堪与汴京城的内城比肩，完全是因为在这一段的中心，有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白水潭学院，还有一个白水潭兵器研究院和负责警戒的一千名禁军，而《汴京新闻》的报馆，桑氏印书馆的白水潭分店，亦在此间。仅以白水潭学院为例，在校学生已近万人，大部分学生都有书童，以平均每个学生一个书童来计算，就有近两万人口。再加上延请了数百名教师以及家眷，还有许多赴京赶考、或来京游历的学子为了贪图方便与节省用度，也尽量住在白水潭附近，白水潭的人口单就这一项，就已经有三万多。如果再加上其他种种，人口已在十万有奇。虽然白水潭村依然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农业化，但是在中心区的一片田园之外，却不可避免地兴建起大量的服务性店铺。白水潭学院区的房价慢慢上涨，这些店铺就自觉地向外扩张，竟然一直延伸到了南薰门和万胜门附近。现在朝廷已经在讨论汴京的城墙是不是要向外扩建，将这一片繁华区纳入保护之中，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朝廷在西北用兵，导致财政紧张的话，只怕早就开始建新城墙了。

从南薰门和万胜门开始，有几条水泥马路在城外联结戴楼门和新郑门，一直通往白水潭学院，沿路两边，在还显得瘦小的树木之后，各种店铺如雨后天春笋般竖立两旁，这些房子与汴京城的不同之处是，大部分都是红砖水泥结构。白水潭学院在九月份即将迎来第

三届学生，估计可能多达一万人。而桑充国在汴京城的百所义学计划中，在白水潭区就兴建了十所，总计三千人的规模，分散在从南薰门到万胜门的九十度角区域内。一片市铺的叫卖声中，传出儿童清脆的读书声，也是所谓“白水潭区”的独特景致。

虽然不知道这些前因后果，但是以吕惠卿的聪明，很快就猜到了这一切与那个叫石越的年轻人密切相关。他向陈元凤笑道：“石子明名不虚传，履善，现在天色还早，我们不如在前面的酒楼歇会儿。”

陈元凤迟疑了一下，提醒道：“恩师，你这次返京，肯定有同僚在城门前迎接的。”

吕惠卿挥了挥手，笑道：“他们不知道我的行程，相公不喜欢这些虚文，我们也不必搞些繁文缛节。等进了城安顿好，明日就可以面圣了。”

二人说话间，就到了一名叫“蔡水居”的酒楼前，几个店小二看到主顾上门，立即迎了出来，殷勤地招呼着。当下便把家眷们请到了楼上的雅座，家人们却在楼下用餐。

吕惠卿执鞭上楼，和陈元凤凭窗而坐，谈论些佛老要义，各地风物，一边看官道上人来人往，却也别有一种味道。二人正把酒交谈，忽听到雅座之外有抑扬顿挫之声。二人不由侧耳相听，却不是说书人，而似乎是有人在读着什么文章。吕惠卿好奇心起，便吩咐家人撤去屏风，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酸儒，手里拿着一张印满了字的纸，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摇头晃脑地读着：“……故曰，治者国当以民为本，民为重……”而一千客人或自顾自地吃着饭，轻声谈笑，视若无睹，或倾耳相听，细细思考，还有人则交头接耳，轻声议论着什么，有鲁莽的便高声问道：“报博士，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给酒家解说解说……”那读书的应了一声，便开始细细解说。

吕惠卿和陈元凤面面相觑，不知道这又是什么新行当？想不到离开京师不到三年，今日回来，竟然有诸般事物都不知道了。陈元凤



忙叫过酒博士，问道：“何谓‘报博士’？”

酒博士忙打了个躬，笑道：“回官人话，那个读报的，便是报博士了。”

“你这不是废话吗？”陈元凤皱眉骂道。

酒博士本意是想要些好处，不过他也知道这两个官人来头大，倒也不敢轻慢了，见陈元凤生气，连忙答道：“官人想是离京久了，报博士就是专门给客人读报纸的人，各家酒楼、茶馆都有，一般都是酒楼、茶馆出钱请的，客人都喜欢这个，哪家酒楼、茶馆没有这个，生意就不好。他们就在酒楼里、茶馆里给客人读当天的报纸，客人不明白的，他就要详加解说，客人走的时候，也会赏几个钱给他。这些人的收入比说书的还高呢。”说到这里，酒博士已是满脸的羡慕，显然这些读报人的收入比他要高。

“报纸？”吕惠卿在旁边听明白了，笑道，“是桑充国的《汴京新闻》吧？你们这样做，不是没有人买他的报纸了么？”

酒博士笑道：“哪里会！读书人、官老爷，只要有钱的，都是自己买。听说每天能卖五六万张，上次军器监案，印了十万张，桑家印书坊有时都印不过来，还要请别的印书坊帮忙，晚上那一片灯火通明地加工加点。我们这酒楼里，不过是些不认字的，或者没空读书的，听着玩玩。连大相国寺说书的张十三，都是上午读报，下午说书。”他说的张十三，吕惠卿倒也知道，因说一部《隋唐》而出名，在东京颇有点名气。

吕惠卿点了点头，朝书童使了个眼色，那书童便拿出一把铜钱塞给酒博士，吕惠卿笑道：“麻烦你去帮我买几张近几日的报纸，多出来的算是赏你的。”

皇帝赵顼对于吕惠卿返京，非常高兴。接见的当日就授天章阁侍讲、同判司农寺，兼知军器监事。且留他赐宴，询问他对朝廷政事

的看法，了解地方民情，一直到天色作晚，才放他出宫。如此恩宠，当世罕有。

第二日，吕惠卿又拜会了王安石等诸宰相，然后就正式走马上任了。与此同时，赵顼认为石越应当主要在中书省学习公务，便解了他权知兵器研究院事的差使，改由吕惠卿推荐的陈元凤权知兵器研究院。这样，不过两天的时间，吕惠卿在形式上便把军器监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为兵器研究院无疑是军器监的重点部门，而那里又是石越白水潭系的老巢，最初几日，吕惠卿只要有空就会亲自去兵器研究院视察，帮助陈元凤了解各个部门研究的课题以及意义，一方面试图尽快淡化石越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做出一点成绩来。

“履善，刚才读过石越和沈括定下的兵器研究院管理规则与奖惩条例，你有什么看法？”吕惠卿温声问道。

陈元凤一怔，随即答道：“学生以为不过如此。”

“嗯？”吕惠卿脸色一沉，“履善，听说你和石越也是旧识？”

陈元凤点点头，道：“虽是如此，不过学生与石越却谈不上什么交情。”

“履善，你和石越之间有什么恩怨我不管，但是做大事的人，要明白事理，懂得对方与自己的优劣，这样才会有成功的希望。”吕惠卿不紧不慢地说道，“我看石越此人，计虑深远，处世谨慎，你若想有一天能压倒他，就要承认他的优点，做出点成绩来，让皇上承认你的能力。当今皇上，勇于有为，没有政绩，是不能打动圣心的。”

陈元凤低着头道：“恩师教诲的是，学生记住了。”

吕惠卿点点头，继续说道：“你看石越在兵器研究院制定的种种条例，都是相当的精细，可以说面面俱到，他有沈括等人帮忙，自己在虞部和胄案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加上才华出众，所以才能制定出这些细则来。我们奉圣命来接掌此处，凡是好的，都要因袭，所以石



氏成规，就不要轻易改动，否则闹出笑话，反会被人看轻，让御史知道，必有话说。”

陈元凤佩服地点了点头。只听吕惠卿继续说道：“兵器研究院的人，都是白水潭出身，对石越必有好感，若要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平时不可以对白水潭学院表现轻慢之意，对桑充国与石越，也要有一份尊敬的样子，这样才不至于激起反感。像石越留下的计划，就要全力支持，这样是告诉大家你胸襟宽广，来这里也不是和石越为敌。这样才能使兵器研究院为我所用。这个道理你明白？”

“学生明白。”

“你能明白就好。”吕惠卿笑了笑，又说道，“不过这样消极地因势利导，也只是一个方面，你平时要多观察，尽量提拔一些不是白水潭出身的人来主持新的研究，军器监能工巧匠甚多，市井中多有奇人，你能加以提拔，他们必定感激你的知遇之恩，竭尽全力为你做事。你再用这些人在兵器研究院树立威信，这才是上策。”

陈元凤听得频频点头，对吕惠卿佩服得五体投地。

吕惠卿轻轻拍了拍他肩膀，温声说道：“履善，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军器监和兵器研究院，是最容易建立功劳的地方，你不会因此而得罪人，却可以立下极大的功劳。震天雷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若不是沈括等人行事不谨，让人有机可趁，现在我们哪里有这个机会？你好自为之。白水潭学院，桑充国和石越实际也有矛盾，桑充国在野，不足为惧，所以白水潭出身的研究员，你也可以多加交往，凡是倾向桑充国的，不妨加以引导，许以重用，把他们争取过来。”

“学生明白，恩师放心，我一定在这里做出点成绩来。”陈元凤认真地答道。

“好，好，年轻人就要有这个气度。”吕惠卿哈哈笑道，“听说四大学院在白水潭讲演，我准备顺路去听听，你要不要一起去？”

陈元凤迟疑了一下，说道：“学生就不去了，我再多了解一下兵

器研究院吧。”他心里却是不愿意去看到桑充国名满天下春风得意的样子。

吕惠卿也不勉强，从小厮手里接过马鞭，纵身上马，直奔白水潭学院而去。

白水潭学院这几天出奇的安静，军器监案在这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因为升学考试相当难，大部分学生都要全身心投入进去，这些在自己家乡看起来不可一世的年轻人都不想自己成为不名誉的留级生。而另一方面，为了赶上九月的开学，各地学子从七月开始，就陆续来白水潭报到，他们中大部分是读一年级，也有少部分是申请参加一年级的升学考试，希望可以直接读二年级。这些人的到来，让白水潭在安静中多出了几分混乱。另外，从关西横渠书院以及嵩阳书院，各来了十五名学生，将在讲演堂做一次为期十五天的讲演活动，白水潭和太学也将各派十五名学子，参加讲演。这就是吕惠卿口中所谓的“四大学院在白水潭讲演”了。

隐隐已经是执天下学术牛耳的白水潭学院自然不愿意在这第一次交流中丢脸，所有人员都是桑充国、程颢、贾宪（新任格物院代院长）亲自选定，虽然许多出色的学生已经进了兵器研究院和《汴京新闻》报社，加上“白水潭十三子”等人南奔杭州，但是以明理院常州人余中为代表的白水潭二年级生中，依然人才辈出。但让桑充国困扰的是，格物院这次却只派了三个人来参加讲演——本来他希望格物院多派人出来，趁机影响横渠书院和嵩阳书院，让这两个书院也能开格物课。然而石越亲自介入格物院二年级的升学考试，提前公布格物院毕业设计的题目，却让所有格物院的学生一方面受宠若惊，一方面却极度担心自己毕不了业，对于分心去参加讲演活动，大多数人都望而却步。

算术系的日子相对是最好过的，毕竟所有的毕业论文课题，都

新

小

·
十
字

三八三

是自选的，而且讨论的不过是如何系统化地解决三次方程以及一些关于三角形计算的论文之类；而博物系的学生就比较痛苦了，他们被告知，在第三年他们将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向四个方向出发，沿途绘制地图，考察地形与物产，提交论文，有一个小组的题目是沿河而西，考察黄河，其中重要的一问竟然是“黄河是否可以变清”；而最难的是格物系的毕业论文题目——《试论温度测量的可行性》、《对热与力关系的理解》、《质量守恒假设是否成立》、《试论两个铁球为何同时落地》、《磁铁性质》、《空气是否燃烧之要素》……虽然学生也可以自己申报论文的题目，但想想石山长与那些教授的神态，就知道想随便申请一个题目过关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博物系可以得到大笔津贴出去“游山玩水”，真让人羡慕不已。据说这个事实直接导致当年报博物系的人数激增。

吕惠卿和王安石、王雱等人不同，石越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政敌，一个竞争对手，但却并非是仇敌。王安石因为叩阙事件之后，自觉尴尬，又有宰相的身份，所以他不可能亲自来白水潭学院；而王雱却是纯粹的意气用事，他似乎根本就不能接受“白水潭学院非常成功”这样的事实，于是在书房里将手一挥，眉毛一扬，不屑一顾。但号称“护法善神”的吕惠卿，自从回京的那一刻起，就对白水潭学院充满了兴趣，他很有兴趣了解石越为何能迅速地崛起。

寄好马匹，悄悄走到讲演堂，有三千个座位的讲演堂被挤了个水泄不通，吕惠卿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座内部就有两丈多高的建筑：三千个座位呈一道弧线排列，在弧线上每三百个座位形成一排，按梯状高度由低而高从里向外排列，共有十排，而纵向则由八条过道分成整齐的九排，它们共同的中心点，则是一座高台，讲演者便在那高台上讲演。高台的背景，是一幅一丈多高、四丈多宽的人物画，画的是孔子给三千弟子讲学的故事，这三千座位，估计就有孔门弟子三千的意思。不过此时的讲演堂内，远不止三千人听讲，所有的过

道都站得满满的，传说中精力过剩以至于在酒楼打架的白水潭学生，此时却显得秩序良好，没有人交头接耳，整个讲演堂内，只听得到讲演者的声音。

吕惠卿在后排细听，原来是横渠学院的学生在演讲，他听了一会儿，觉得学问平平，索然无味，便走了出来，信步走到旁边的辩论堂。辩论堂的布置和讲演堂不同，辩论堂的座位是分成三块的，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他略略能猜到为什么辩论堂会这样布置，无非是让立论者、反对者、中立者，各坐一方。而进门就可以看到的背景，也是一幅大型人物画，以吕惠卿的渊博，一眼就知道那是孟子稷下学宫辩论的故事。两边的墙上，刻着一些字：“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真理越辩越明”诸如此类……想来讲演堂两边的墙壁上也有刻字吧，不过是人太多了，吕惠卿却没有看到。

正在遐想之际，忽然听人唤道：“吉甫大人，你怎么会在这里？”

吕惠卿回头望去，却是穿着绿袍和白袍的两个年轻人，叫自己的就是穿绿袍的叶祖洽，当下笑道：“原来是状元郎。”

叶祖洽取中状元，吕惠卿功不可没，因此叶祖洽对吕惠卿颇为感激，不过他却不敢公然称吕惠卿“恩师”，因为朝廷明令禁止，他又是状元的身份，自然要注意一些。他笑着对白袍青年说道：“长卿，这位就是今上称为‘今之贤人’的吕侍讲吕大人。”

桑充国连忙抱拳说道：“吕大人，在下桑充国，失礼了。”

吕惠卿也是久闻桑充国之名，一边打量着桑充国，一边笑着答礼：“桑公子名动天下，在下也是久仰了。”他的态度谦和，让人顿生好感。

桑充国笑道：“吕大人微服来此，是敝院之幸，今日四学院讲演，不知吕大人有无兴趣下听？也好给后学们一些指教。”

吕惠卿淡淡一笑，道：“我刚才已经领教了，呵呵……”他却不

愿意指摘横渠书院，树无谓之敌。

桑充国和叶祖洽都是聪明人，自然知道他的意思。叶祖洽便婉言解释道：“四学院十五日讲演，共讲十个题目，上午是太学和嵩阳书院，下午是横渠书院与敝院，今日讲的题目是《佛经要义》，横渠书院不擅于此，多半是不入大人法眼的。”

吕惠卿好奇地问道：“这十个题目都是哪十个？”

叶祖洽笑答道：“计分《孔子要义》、《孟子要义》、《荀子要义》、《墨家要义》、《法家要义》、《老子要义》、《佛经要义》、《六合本原》、《王霸之辩》、《利义之辩》十个题目，中间五日，我们白水潭学院还会派人讲演白水潭各种学说的浅议。吕大人若有兴趣，其实是值得一听的。王丞相也说，全经为上，学者贵全经，这次讲演会和王丞相的想法，是一脉相承的。”

吕惠卿笑道：“若是如此说，我倒一定要来听一听，看一看四大书院的菁英们，是怎样解说诸家要义的。”

桑充国笑道：“欢迎之至，我们前排专门有贵宾座，我吩咐人给吕大人预留。其实来听讲演的大人也挺多，冯京冯大人也来听过，连昌王殿下也亲临了。”

“啊？昌王殿下？”吕惠卿倒是吃了一惊，他不知道这件事是大宋百年来的盛事，甚至连皇上都有点动心，不过九五之尊，不能随便跑来就是了。

叶祖洽点头笑道：“正是，这次讲演会未必不能和石渠阁会议相提并论。”石渠阁会议，是汉代的一次经学盛会。

吕惠卿心中一动，立时明白了白水潭学院的用心——他们是想利用这次盛会，在士大夫中树立一个正面形象，挽回宣德门叩阙留下的负面影响，同时可以很好地宣传自己。十五天的时间，有五天是宣传自己的各种观点，还有十天时间和三家学院正面交锋，用心良苦呀！他心里闪过这些念头，只是一瞬之间，口中依然是笑着回答